




(台) 敷米浆
FUMIJIANG
著



月光下的鱼

月光下的鱼

是长大得太慢，还是爱情来得太快？
爱情来袭的那年，我成了一尾鱼。
游在暗恋你的汪洋大海。


 万卷出版公司



月光下的鱼

(台) 敷米浆 著

4

 万卷出版公司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6-2008年第432号

© 敷米浆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月光下的鱼 / 敷米浆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09.2

(敷米浆文集)

ISBN 978-7-80759-683-7

I.月… II.敷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16167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26mm × 185mm

字数: 190千字

印张: 8.25

出版时间: 2009年2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

选题策划: 瞿洪斌

责任编辑: 李文天

特约编辑: 陈 蔡

封面设计: mini Ales

ISBN 978-7-80759-683-7

定 价: 20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我想说些自己从来没说过的部分。

二〇〇二年开始在网上发表创作，直到二〇〇三年在台湾出版了第一本书。

我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这么写下去，这一切对我来说就是个浪漫的相遇，时候到了，就应该让他结束。不需要解释什么，也不需要去坚持任何东西。怎么知道这样写着写着，已经超过五年了。

二〇〇四年眼睛出了大问题，让我一只眼睛看不见了。

而我认为这是上天要我停止写作，要我离开这个城堡的时候。

我在这个城堡说着一个又一个故事，好多人搬着板凳跟着我一起在故事里头长大，当我以为我要摘下说故事的皇冠离开时，心里头真有很多寂寞。

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二日凌晨，我在开往汉中的硬铺火车上。

等待我的是未知以及迷惘。

我发觉自己拄着彷徨的拐杖远走他乡，却破碎了某个部分的自己。

事隔多年后回想起来，我感到巨大的快乐。

也许就在那个硬铺火车上，我把自己脆弱的灵魂，那些自己甘愿破碎的部分都遗弃在火车上。不知道谁捡到了？他有没有好好帮我收拾起来呢？

二〇〇五年内地巡回一趟，我的收获无比巨大。
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，没想到一离开就长达一个半月。

我终于体会到自己以为的城堡，其实只是穿戴着纸做的皇冠，来一场大雨，这皇冠就要糊掉了，终究成为一团纸糊。

而这场大雨，却是来自我的眼睛。

我在这场大雨之后，在写作这条路上当了逃兵。

消失的这些日子，其实每一秒钟我都在怀念创作带给我的快乐以及痛苦，曾经有一天我在大雨倾盆的台北午后，自己一个人打着伞，漫无目的四周游荡着，想找回那顶皇冠。当然我失败了。皇冠被雨打湿了以后，就不会是原本那个皇冠了。如同我的眼睛，永远不会回到以前那个模样，我看到的世界也不再相同。

但是我感到巨大的快乐。

因为我的世界不同了，于是经过了很痛很痛的挣扎之后，我抛弃掉那顶可笑的皇冠，也不再汲汲营营去寻找。有没有城

堡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还能找到可以站立的地方，等着大家搬着板凳，或许有人愿意也搬一张给我，然后我们一起坐着，听我说故事，在里头看见你们笑了，你们感动哭了，你们听着听着若有所思了。

对我来说都是快乐。

因为有这么痛的挣扎，这个快乐对我来说无比巨大。

我还想说呢。

不管有几个人愿意听，我都想说下去。

我的右眼看不见了，我还有左眼。不知道左眼先生可以撑多久，我希望可以很久很久。一直到我再也没有力气说故事了，我想我会怀念这一切。

我来了。

我想说个故事给你们听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。

我想一直说下去。

跟着你们一起变老。

以下为二〇〇五年在内地巡回之后，回到台湾写下的文字。

当成自己的纪念，也跟当年见过我，跟我一起微笑的朋友分享。

苦行僧

我拄着彷徨的拐杖远走他乡，
西安的古城墙，钟楼上的昏暗月光。
天津市街的苍凉，
我在鼓楼的阴影下遗忘所有的行囊。

回到了南方，才惊醒原来梅州是我的家乡。
广州的豪情万丈，新会，珠海，佛山，
我的鞋破了还不知道前面的方向。

北京的秋凉中秋无月光，突然思念起宝鸡的人们，
以及开往汉中的硬铺火车上。

我托着前进的钵，孤单是我唯一的袈裟。
悲伤地匆匆回到我熟悉的海。

这里遇到的第一场雨，让我心慌。

寂寞中我才惊觉，原来这个世界多么的嘈杂，
我只是关上我的耳朵。

李文学
2008.12

自序：我是在那个时候偷偷长大了

“明天”总是蹑手蹑脚地来，然后在下一秒钟，又偷偷摸摸地溜走。

二〇〇二年对我来说，或许是非常重要的一年。

距离现在，竟然也这么久了。

那一年我写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不知不觉间，竟然写了这么久，一直这样写下去。不知道这该不该怪罪于我金牛座的固执个性，或者是老天爷眷顾。

我还记得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，我的运气好得吓人。当时我的梦想，是希望可以在国际书展办一次签名会，如果可以实现愿望，心满愿足。后来我的确办了签名会，虽然不是在国际书展，但是仍旧值得我开心得飞上了天。

我还记得，父亲对我说，这是我的第一次，他一定要租几辆黑头大轿车，风风光光地送我去签名会，我还笑他，是办签名会又不是嫁女儿。

月光下的鱼

第一次签名会在台北，大概是我人生首次感受到这么荣耀，这么开心的时候。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，当天签名会结束之后，我褪下了光鲜亮丽，开着车回家，再换了摩托车，直奔往医院去。当天晚上，我在医院里头陪伴着我的父亲。

我知道，我是在那个时候偷偷长大了。永远没办法再变回无忧无虑的孩子了。

这么几年，就这样子蹑手蹑脚地过去了。风光的黑头大轿车始终没有出现在我的签名会，每次想到都不禁莞尔。如果那个时候，父亲真的让黑头大轿车载着我出场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光景。

最后，我终于还是在国际书展办了签名会。我心里有说不完的话想告诉当天来看我的朋友，可是千头万绪，最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自己这样的心情。对别人来说，像电影片段一样眨眼就过去的画面，总会不经意刻在我的心里头，血还汨汨流着。

这些年来，我的身体也不是太好。不管任何时候，我都告诉自己，只要环境允许，我永远都会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。只是我不知道，这最后一次会出现在什么时候。

我几乎拿着生命来写作，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。偶尔夜阑人静的时候，总好像可以看到一根蜡烛，渐渐烧到最后一段，火光渐消渐暗。

即使如此，我还是告诉自己，只要我眼睛睁得开的一天，我的手就会想拿着笔。

从二〇〇二年到现在，我不给自己有任何机会改变这样的信念。明天终究会偷偷摸摸地来。为了捍卫这一切，我瞪大了双眼等待天明，即使这样的夜晚，没有任何的月光。又或者月光太耀眼，闪烁了我的双眼，但是，我会是月光下的鱼。

快乐的，优游的。

2006年9月

月光下的鱼

楔子

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，女子不来，

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

《庄子·盗跖篇》

是的，我想我也应该抱梁柱而死。

对我来说，大水已经来了不知道多少次，而我也抱着梁柱闭上眼睛等待着。为了遵守约定，我没有离开，也没有掉眼泪。

一直到大水退去。

大水第一次退去在一九九三年夏天，那一年我穿着水蓝色高中制服上衣。可惜那次之后，大水再也不曾离去。

我就这么活在水里。

时间很有效地冲淡了很多，只是慢慢地发现，时间这波海浪退去之后，在沙滩留下来的记忆，只会越来越明显而已。

而我花了太多时间搬移自己。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，从一个时候的我搬移到下一个我。花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我甚至不知道哪一个时空的我，才是理所当然的自己。

就这样好几次夜晚我都会从梦中惊醒，即便在寒冷的冬夜，我都会汗湿枕边。

而我怀疑，那其实不是我的汗水，而是我刚从海里回来的证明。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大水总会像这个样子来的。

上个礼拜的其中一天，我决定向公司请假。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我把计算机的插头拔了下来，藏在床底下最深最深的地方。

我没收拾任何行李，甚至也不确定带了皮夹没有。

我要回到海里。

因为我是鱼。

我是鱼。

月光下的鱼

1

我知道，即使是鱼，也不一定非得在海里头游泳。

海马也不会在路上跑，不是吗？但，时间像海里的潮，流动无声无息，却把我们缓慢推向另外一个黑洞。

黑洞里头应该很冷，因为看不见太阳。

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妈妈总会在小塑料袋里头装了绿豆汤，放进冰箱的冷冻库里。

那个夏天，就在冰凉的自制绿豆冰的幸福里头度过。

因为夏天总是这样赤着脚走过来，所以偶尔我都会怀念起那有如黑洞般冰凉的绿豆冰。

长了这么大，却很久没再尝过那种滋味。都怪我长得太快，太多小时候的东西，来不及留在身边，一下子就溜走了。

我认识Apple，也是在夏天。

那是小学一年级，我六岁时候的事了。这二十几年来，Apple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头，那个穿着百褶裙，头上扎着小辫

子

子

子

子

子

子

子

子

子

子

月光下的鱼

事隔太久，我甚至忘了当时为什么写下那篇文章，而那也不是最新发表的文章。如果我没有无聊到差点清点自己腿上脚毛的根数，我想我也不会发现这个响应。

Apple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，我的视力好像突然恶化了不少，眼前有些模糊。如果我不要长大，那么现在会是什么模样？

我想不起来，那个时候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比现在瘦了多少？会不会还对着镜子傻笑？记忆力虽然好，有些东西却怎么样都回不来。

不知道这个留言的Apple跟我所认识的Apple有什么关系，为什么又会留下这样的词句。我回头仔细看了看这篇文章，从头到尾。

* ** ** ** ** ** ** *

小学的路队长还呼吼着要我跟上队伍，头上戴着黄色可爱的学生帽闪着泪光。路边卖猪血糕的阿伯在多年后的今天，已经变了模样。我们齐步往前走，总有那么一两个无赖的家伙，脱队了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方向。

隔壁班的阿德跌倒了，手肘下巴满是污泥。小丸子拉着小玉在土地公庙前偷笑。我看见，同班的小志还踹了阿德的屁股一下。

头上的黄色可爱学生帽依旧闪着泪光，我怎么知道好久以后，我会看不到猪血糕阿伯的叫卖，花生粉也已经不再飞扬。忘了那个学期是谁当路队长，只记得班上总有几个男

孩，喜欢自称四大天王。齐步，走！我们都要跟着队伍一起迈步，走过熟悉的土地公庙前，还会偷瞄一眼地上的烟头。脚踏车轮上，五彩缤纷的小颗圆珠子多么漂亮。

那个时候，我怎么知道，今天之后会是个雨天。过了今天之后，路队长也管不着我们，即使我想买个猪血糕给阿德，小玉跟小丸子也已经没有那样灿烂的笑脸了。

下雨了。

原来，走过土地公庙前，就注定了明天会是个雨天。

文章的Title是“我怎么知道过了今天之后会是个雨天”。我发表的日期在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三号。距离一九九三年，已经十三年。十三似乎代表着不吉利的数字。十三年以来，这恐怕是我最接近Apple的一次。不管这个留言的人，究竟是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一个Apple。

因为这个留言，我决定请假，重新整理自己。回到海边去。

Apple，如果那时候的你早点长大，现在的我们会是怎样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在那一场大水来临之前，你会不会给我最后一个，没有再见的告别？

* ** ** ** ** ** ** *

一九九三年的三月十三日，是我的生日，双鱼座。我选择在礼拜五晚上启程。走到了售票口，我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台北车站有如迷宫，一个不小心就要在里头迷了路。而最重要的，

月光下的鱼

还不许露出慌张的神色。这是台北这个城市给予我们的保护，也是一种隔阂。不露出慌张的神色，才可以在大城市生存。

“到花莲。”我说。

售票小姐看也没看我，手啪哒啪哒地打着计算机。

“赶回家过节？”她说。

我笑着点点头，立刻惊觉售票小姐并没有抬头看着我，赶忙回了一句“是的”。

“这么晚了，应该很想家哦？”她笑着，“只剩下莒光号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掏出钱，谢天谢地皮夹有带着。

“旅途平安。”

整个过程当中，售票小姐并没有看我一眼。也许因为我们隔着一道玻璃窗户，也许我们这辈子只会见这么一次面。总之，她并没有看我一眼。

这让我想到了洋葱理论。

切洋葱的时候，该怎么让自己不会因为洋葱的辛辣刺鼻而掉眼泪？别看着它就行了。

所以我想，很多可以切洋葱不看着洋葱的妈妈，大概在训练这个绝招的过程中，手指头也断了不少根。这大概是洋葱理论带给我们的新收获吧！

在月台上等了许久，来来回回不知道几班车经过。我只能假装看着手表，或随意检查自己到底带了什么行头，看看裤子是否破了一个洞。

周五晚上的车站特别拥挤，哪怕已经入夜，还是有人匆忙着赶往自己的列车。一直到人潮都要散去了，我才等到橘色车